



主编 韩忠良 祝 勇

布老虎散文

夏之卷 女性散文专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【2004】

奇异的风景·程 青 / 三岛由纪夫的女人们·洁
尘 / 花露花香·孟 晖 / 黑帮与黑话·周晓枫 /
像野兽急急掠过海底·崔卫平 / 成为鼠类·林白
你带给我野蛮的礼物·翟永明 / 2003冬天的心绪·
赵 波 / 名词欧洲·素 素



主 编 韩忠良 祝 勇

布老虎

散文

【2004】
夏之卷

春
风
文
艺
出
版
社

© 韩忠良 祝 勇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老虎散文·夏之卷/韩忠良, 祝勇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 5

ISBN 7-5313-2758-9

I. 布… II. ①韩… ②祝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650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28mm	印张: 15.5 插页: 2
字数: 200 千字	印数: 1—12 000 册
2004 年 5 月第 1 版	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施凌飞	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张志伟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4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新散文家	都市线索→ 庞 博/001
	在心灵的维度里成长→ 孙惠芬/019
阅读经验	在期待之中→ 何向阳/022
	奇异的风景→ 程 青/047
	三岛由纪夫的女人们→ 洁 尘/052
隐蔽观察	花露天香→ 孟 晖/064
思想空间	黑帮与黑话→ 周晓枫/073
记忆刻度	像野兽急急掠过海底→ 崔卫平/081
	替身→ 格 致/089
	萍姐姐我的梦魇→ 王陌尘/122

目 录

生活场景	成为鼠类→ 林 白/130
	八角街的故事→ 马 容/135
	一些事情→ 习 习/144
视听手记	你带给我野蛮的礼物→ 翟永明/155
	2003 冬天的心绪→ 赵 波/162
人文地理	名词欧洲→ 素 素/170
	这么远，又那么近→ 刘 春/196
编余琐记	编余琐记→ 祝 勇/217
	散文的可能空间→ /219

城 市

城市意味着有太多的选择，其实又是让人无法选择的。

周末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和木木要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它的另一端，穿过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中山路。有时候我们也有意回避这样的繁华，从一个胡同拐下去，在那条阴影里的幸福路上溜达，这里有难得的寂静和快乐，幸福路上有光滑的石板路阶梯。可是它太短了，不久就又喧闹起来。对面大楼的灯光给这旧相片一样的影像修了个不自然的边儿，这就更让它显得陈旧和脆弱了，它就像铁皮上一块摇摇欲坠的锈。

这就是城市的夜晚。灯尽显着城市的张狂，人们就像幕后工作者一样，忙碌地筹划着各种节目，满街都是桃色新闻的味儿。

我和木木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又回到繁华里面，在人群里瞎摇晃。中山路上没有安静的缝隙，人们踩着路面，就像踩着厚的油彩。灯光总能满足这城市的虚荣，给它混浊和热闹，让这城市有种美丽的泥泞。

我们话不多。我们的方式就是站在一块儿，一起沉默地观望。路边像百宝箱一样堆着很多细小的窗口，窗口里是主人精致的事业，此刻它们像玩具似的正在积极地动作着，这让我感到了我们孩子一样的生活。

我们很旁观地感受着这城市的哀和乐，幸福路上的，中山路上的。比如木木喜欢长时间地立在有婚纱的橱窗外。

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就是它是多元而集中的，所以城市里的人很立体，很拥挤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一秒钟后就满城风雨。人的喜怒哀乐，都是化学变化。

而在乡村，一切都在物理地变化着，往复着。舅妈总会喋喋不休地倾吐着她的不快，把心里的疙瘩变成唾液，声音，泪水，把鸡鸭们轰得满院子跑。一切过去之后，她还和从前一样。邻院那个女人十六岁的孩子死掉了，她大哭一场之后，再生一个孩子。她还和从前一样喂乳。这里的快乐和不快乐都新鲜，都不会发酵成夸张的馒头。它们可以像山上的草和树，死亡，新生，单纯地轮回。

我觉着乡村的生活比幸福路上的生活还要好。它有着它的完整和鲜活，是可以和这城市对峙的。

木木说，夜里的城市可爱，我不喜欢白天。她有天生的木讷和回避，她不喜欢明朗化。是啊，夜里的城市浓艳，突出，于是把我们的躯体和思想弄得模糊，人也不再坚硬。白天我们都太完整了，完整得有些不知羞耻。

白天没有城市。

厕所

小时候我害怕上厕所，我怕蟑螂，讨厌洗头发。后来，家里装修了一个很漂亮的 W. C，我在那里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。

我在马桶上做数学题，画我的卡片儿，和木木讲电话，给 Peter 写信。Peter 是个单纯而高雅的男孩儿，生活对他来说是个朦胧的美女，他不理解 W. C 会给人那么多感觉。

周日时间漫长，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什么也不做，我会坐在卫生间镜子对面的洗衣筐上，对着镜子扬起脸。我发现，我脖子上的筋骨开始

突出，象征某种不可遏制的美丽。而且，我的皮肤像雾。

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其实是想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或者说我想知道人是什么样的，还有，想知道我在某一时刻可能的变化。在外面我很难纯粹，我只能简单地喜怒哀乐，可很多喜怒哀乐并不真的真实，情绪只是我们生活里的借口，我们常粘了一身的琐碎和陈旧，然后一副狼狽的样子。

或许人除了情绪之外还有人格。看着镜子，你能发现自己的人格，它比生活中的任何一面都诡异。W.C 是这么一个光明正大存在着的秘密空间，人借着排泄减压，在热水里稀释黏稠的心思，然后对着镜子自我审视，自我迷恋。再然后带着修整过的身体出去，盖住脆弱，盖住锐气，留下些残枝败叶。这种过程就好像是审判，又好像是洗礼，如果有人不信教，那么他该每周特意在 W.C 泡上一会儿。在小的空间里，我们可以很充分地感受到自己，做自己的上帝，虔诚地思考。

我常把麻烦的事儿留在 W.C 里考虑，因为我相信那里淡淡的下水道味儿能让人变得更理智，而角落是个很容易把周围看透的位置，就好像趴在角落里的乞丐可以看穿人群。有时候这种过程很仓促，只那么一会儿，享受隐密，享受张狂。世界向我垂下了手臂，知趣地待在一旁，不再窥探。

PUB 酒吧

PUB 是个好去处，有些时候家未必是一切的避风港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家也不再是个乐园。有时候会想着父亲的话似乎也不那么能解决问题了，想着该有个别的去处，很多人是需要这样一个窝儿的。好 PUB，就会给你这种窝儿的感觉。

事实上我不算是 PUB 里的常客，很多时候只是去听听乐队和喝苏

打水，还是和妈妈一起去的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PUB 既不是我的生活方式，也不是我的窝儿，我只是有观察 PUB 里的人的习惯。

那里有常客，也有游客，反正总会有一种角色。我找不着角色感，因为和妈妈在一起时，我总会觉着身上有股驱散不去的奶味儿。不过 PUB 总有它的好处，它有昏黄的灯光，我相信那是一种暗示，好像你该忽略一些东西。

这里其实总有你的角色，也许有些抽象，或者和真实的生活有一点出入，但在这里却是被尊重的。我在意这里的音乐和灯光，它们总调试着我和桌子椅子还有其他来这儿窝着的人们之间的距离。这该是 PUB 的规矩，那就是怎么和一群人享用这个小地方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该欣赏彼此的存在，而且别太现实。

今年和妈妈去过上海的茂名南路。晚上去的时候，各种 PUB 里就有乐队了。我给妈妈留下了个不安分的印象，所以她一路上一直在向我推荐阿拉上海和 Buddha。怎么说呢，Jazz 是一种方式，Rock 是另外一种。而我认为 Jazz 似乎不适合中国人。所以我把 Blues&Jazz 放到了后面，那其实是家还不错的 Jazz Club。Buddha 没有窗户，这是个好想法，所有想像力统统被垄断，狭小的空间里散播着强制的激情，一切都无处可去。不过这些并不是重点，男孩子还是会往 MM 多的地方钻，女孩子们多是为了那些著名的 DJ 来的。女孩们比较喜欢被引导和好奇，DJ 能让她们更好地在 PUB 里找到所需要的并且更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他们的私生活也多少让人觉着神秘。事实上这里的人爱 PUB 和 DJ 还有一些爵士乐手要胜过那些走红的歌星，因为他们往往是真正把音乐当成约会的人，带着苦恼的想像力或者甜美的想像力和音乐厮守在一起，他们会在意它的文化和成长并且远离媒体。这本身就是让人激动和快乐的。所以我不觉着他们是空洞的理想主义者，他们对生活本身应该是专注的，生活应该有一套丰满的内容，我们该为自己的圈子找一种实

际一点的娱乐，我说的实际是可以交谈，共同成长，更多的朋友，还有自己喜欢的方式。所以 BBS 里有人谩骂那是优雅的婊子生活，这是很奇怪的。事实上上海是这样，它把 PUB 做得很精致，这让所有想像力都蒙上了贵族气。

街 舞

街舞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而不是用肢体刻意去表达，这是我喜欢。要理解音乐，不需要很懂舞的技巧，但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然后驾驭身体，然后你所呈现的，就是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。

这个城市的大街没有街舞，不过一些会跳的喜欢在地下商城的角落搞些小集会，领袖人物是 W，只穿裤子跳舞。这让我觉着他这人很危险。

我看见 W 的身体像一股扭来扭去的海藻，两手像一双触角，在敏感地伸缩或爆破。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试探，还是一种调弄。

W 是个有想像力的人，想像力不是凭空的，你得对生活有一种直觉。W 对他的生活有一种直觉，但他也说过生活或许有一个概念，但对我来说它或许不是只有一个，对别人也一样。有些人的生活是很多概念的拼凑，有些人在很多概念中间飘浮，有些人在概念的轮换当中。我对生活的感觉总在轮换，我说那你什么时候会去找新的感觉呢？他说在我感到害怕的时候，如果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概念，我会恐惧的。我要的不是某个技巧。

后来我邀请 W 到我的学校去跳，因为有一场文艺汇演。W 说，街舞不该有所谓的观众，我的舞台不该在那里。

可我又觉着 W 是矛盾的，街舞也是矛盾的。它是在人群中的即兴动作，但是又很自我。

或许只是不该把观众叫观众，把舞台叫舞台，把舞蹈叫舞蹈，它们只是与你有一种关系，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。

一次练习结束的时候，我，W 和一个叫尹儿的女孩还有另外几个跳舞的男孩一起出去玩。大家在一个游戏厅疯了一阵后，W 带我出来到马路对面的车站等车，他说我有好久没有去海边了。

那是一辆很破的巴士，我们爬到了最上层，看着那些霓虹灯缓慢地游过。此种风情并不新鲜。

浴场在终点站，到的时候马路上已经寂寞了下来，只有空气里还有吵闹的余温。我们朝着海边缓慢地溜达，像 party 结束后在一堆沉默的乱七八糟中缓慢舞动。我从包里扯出耳机，我们一人一个边走边听。是英国的乐队，我狂爱那些吉他的声音，它们能把一切放倒。W 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音乐里的效果器，变音夹的发明，还有吉他的牌子，又从吉他的牌子扯到香烟的牌子。说这些的时候他眼神很黯淡，就像烟灰缸，弥漫着深深的味道。

我在一旁随意地做出一些姿势，也许它们是舞蹈，我不知道。W 说过，有时候不能把舞蹈叫舞蹈，可是如果不叫舞蹈那叫什么？W 说他以前想要当 DJ，所以那个时候他最想去的地方是上海。但自从他的一个当 DJ 的朋友突然死在舞池里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。那个朋友是尹儿的堂哥，有着一张大卫的脸。W 说尹儿的堂哥在高二的时候退了学，然后一直在玩音乐。后来他爸妈离婚了他就跟他妈去了上海。他在很多 PUB 里做过 DJ，那张大卫脸就像一张情书，他的舞蹈是一切的形状。W 说我们一直联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我很担心他和哪些毒品搞上了，或者死于什么吓人的案子，因为他几乎什么地方都去，很多男孩子和女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后来他妈来电话说他在一次领舞的时候突然倒下了，舞池里还在放着劲爆的音乐，那些狂欢的人对他手足无措，救护车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他的死很火爆，也很冰冷。

大卫的脸可以在火热和迷惘中瞬间凝固和凋零，而那样的城市，对于一张脸孔的遗忘会比排泄还快。

W 的眼睛依旧黯淡，可以闻到深深的潮湿的味道。他戴上我的那只耳机，起身做了几个 The Rolling Stones 当年的经典动作。我放声大骂，我说 W 你就该这样的死去。

一些浮躁的感受还在漂泊，因为关于生活的很多想象其实都很寂寞，但当它们真的开始跳跃的时候，往往会泄露出更深的冰冷和残酷。舞台，人群，骚动，很多时候枯燥地出现，让本可以拥有果实的花朵夭折。但是真正让我们失去方向的是什么呢，还是生活的哲学本来就只是自圆其说？

摇 滚

摇滚是从自己开始的，我想最初它是这么来的。它和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好像有种宿命的联系，或者说摇滚是一种命运，人们深爱摇滚就像深爱自己，人们痛恨摇滚就像痛恨上帝。

它有种破碎后被重新缝补的忧伤。对很多东西而言，它是一句深刻的咒骂。它缺乏一些基本的爱，它的爱是随机和抽象的东西。可乐讨厌形容词，所以他不喜欢别人说他很摇滚。事实上他还是个孩子，有些失控，这和儿时就肆无忌惮的想像力有关。我们有时候会为他的小乐队写歌。我从歌中总能感觉到我们跳跃的感受，它们多数都不连贯和缺乏判断力。即使是这样，它也常给我们带来享受，好像世界是从我们开始的，它让我们相信起点和终点。

可乐说摇滚最初是纯粹的，它是一种想象，可是中国人可以把想象变成理想，所以中国的摇滚最初是一种理想。总之，摇滚是个自由的开始和剧烈的推翻。

可乐深爱 Beatles，他说它能为他抚平创伤，可他为 Rolling Stones 疯狂。他尤其喜欢那些地下乐队，有时候他也会混到他们那里去客串吉他。我说那些 PUB 里很闹，他说那不是闹，那叫共鸣。这就是 Rock 的神奇，不管你的灵魂在什么角落，都可以飞到这里来。

可他们并不成熟，他们是在炫耀。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我们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，可我们加起来也不是全部。或许我们可以是某个全部，那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不叫炫耀，炫耀是小丑的事。

最刺激的一次是一个主唱在唱到尽兴的时候开始往裤子里灌啤酒，然后烧掉了自己 T 恤。他被抱下了台，我在浓烟味里看着可乐轻轻地在自己拨着吉他弦。他开始自娱自乐。烟味里还有特莱薇的声音：“我在家里/止不住哭泣/父母在争吵/他们只知道吼叫/我看着他们的结婚照/两个人好像尸体。”特莱薇是墨西哥的麦当娜，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麦当娜。一些男人和女人在桌子上跳舞，他们的灵魂还在飞。这些是在某个恐怖事件中落荒而逃来的吗？似乎大家一下子都成了孤儿。

我们是废墟里的亲密关系。说我们亲密是因为我们共同流离，或者各自流离。灰蓝色的眼睛放大了世界的空旷，隔离了爱与恨。我感到不断有新的东西在被命名，这是我们此刻的全部。

有时候我会感到头昏脑涨，对一切文字一切感受都麻木，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换一种方式，或许这将是我的又一次自我脱离，谁知道呢？有一些渴望是一下子消失掉的，这让我自己突然变得温和和微小，对于一切发生的事情，我就像是个针孔摄影机。昨天 Kane 坚持要我在 OICQ 里听他演奏电吉他和 Bass，我对它们是狂热的，但昨天我感到出奇的累。也许这段时间我的生活有些过火，也许是我们的某个部分应该暂时告一段落。这样的感觉从上周开始，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安静下来，这种拖拖拉拉的热情是可以让人衰竭的。我最近在失眠，失眠让我不停地毫无控制地想问题，这样不太好，我给生活过早地制造了不安。

和 Kane 的交往有些莫名其妙，重要的是我开始为此头疼。这和我的预期并不一样，事实上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谈话和乐器让我们无比快乐。可乐说那一定是我的问题。我说我有什么问题。他说你最近总在头疼你应该去睡睡觉。事实上原因很多，我们都要考上好的大学，还有我要写东西，要画画，要生活。而我在楼下叫面条的时候，一个长头发老外在不停地告诉我生活是怎么回事儿，他并没有直接告诉我生活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是他拒绝说统治拒绝说爱，他说那都是生活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会在一旁边吃点心边看 movie show，生活大概是场 movie show。

Kane 因为我没有专心听他弹琴感到生气，他最近总是很闷，也不再拿 CD 来听，他说，好的，我知道你需要休息。说这话的时候他像小羊羔一样沮丧。我不是不能应付他，是我不想那样，我一直把他看成是可以说话的人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怪异和虚无，我们组织一些论点然后统统推翻。我们并不常见面，如果我们常见面就没什么可说了。

事实上我们都是那种爱足了面子而且表现欲特强的人，但是他似乎比我还要激烈。我觉着他是在看了我写的有关他的文章才一下子变得迫不及待的，这种迫不及待让我们一下子都找不着方向。喝醉了会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我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我知道我一定有一张无辜的脸和有些湿润和蒙眬的眼睛，还有我一定带他去了沙滩然后坚持光着脚走路，我一定跑到了水里直到他下来把我抱回去。后来我突然喊疼因为我弄湿了伤口，他帮我重新包扎好。他的那双让我着迷的弹吉他的手拍在我的脑袋上，我于是就醉醺醺地埋在他的肩膀里了，他的脸俯了下来，我们的脸在风中飞扬。我们边飞扬边谈摇滚边听 Metallica，我们还讲了摇滚英雄们的死，包括 Lennon 的死和 Hendrix 的死。对摇滚对音乐对一切艺术来说，死亡都是一种浓重的色彩。不管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。Kane 把吉他抱了过来，我在他的琴声里睡着。

可口可乐 CocaCola

我最喜欢的饮料是可口可乐，它让人觉着古老又神秘，像巫婆儿给小美人鱼的汤药一样。喝它的时候，我总会觉着有种反叛的气息在胃里搅动，碳酸气的力量一直冲到头皮，弄得我麻酥酥的好像神经错乱。

可乐那浑浊的带有红光绿光的瓶子和古怪的味道，常让我想到城市里的地下生活，电线杆上的野广告，香烟，黑眼圈，还有隐隐的地铁的声音。但这些东西似乎没有真实地进入过我的生活。对我来说，可乐可以让我这个中性的人感受一些很边缘的东西。

人群像碳酸气的影子一样模糊，他们不停地爆炸，留下很多硝烟味儿。那时候我对这种感觉产生了很奇怪的崇拜，它让我感到兴奋和好奇，就像可乐给我的感觉一样。

可乐是我初中时代的朋友，只有我一个人叫他可乐。他升高中考砸了，我们没有在一个校。于是开始了彼此想念的日子。

他的世界阴沉，潮湿，跳跃，不动声色和充满了想像力，好像被可乐的汁水浸透了一样。这个男孩长着一张情人的脸，有许许多多卡其色的衣服。那是种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和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颜色，就像是在饭店的后厨里迷了路，而满地的污水和无处不在的烟雾让你不知道该往哪儿站。

跟我讲讲颜好吗？这是我们的第一句话。后来我想这才是体现这男孩脆弱和真实的那句。我说我不是太了解。他笑了笑说那好吧，你是一个人看电影吗？我觉着你可以看看《美国往事》，那片很适合一个人看。如果有一个无聊的下午，你会去爬山还是窝在家里看A片？上帝会穿内裤吗？也许我们可以暂时先聊聊这个。

猫儿打翻了牛奶，小姑娘抱着故事书手足无措，这坏小子把一切都

给弄傻了。人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我第一次细腻地感受着自己的欲望。青春就像是个正在喝水的果实，它带着有毒的笑容从我灵魂的一个角跑到另一个角。

分开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在一起的记忆像是一个已经退却了的年代。我在一个冬天的中午收到了可乐的来信，他说接到我的平安夜电话觉着很高兴很高兴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；他很想和我讲很长很长时间的电话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就是这样，对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永远无法解释。他寄给我他做的剪报，是我妈的文章。他说我家每天都买晨报，每周六你娘的文章都会在上面，我每次都看，不过我不看别人的。这里有一篇提到了你，我就剪下来了。

可乐这么做让我莫名地感动，我想象不出一个像他这样遥远和不可捉摸的家伙会做剪报，事实上我以为他的坏早就变味了，但是看着他的字迹和他说话的方式我感到很幸福，这种幸福我很熟悉。他拿从前我们一起用过的那种演算纸给我写信，那是他妈妈废弃的设计图纸，上面有很密很乱的楼梯，数字，还有看不懂的符号，非常的怀旧。他说他想了半天还是打算用这种纸写。从前他用这样的纸给我讲电路图，一个昏昏沉沉的下午给我出很多题做，他的题都很自言自语，像一种忧伤的游戏。有一次我们很晚才走，因为我一直在说自己笨，他说不是那样的我们可以一起证明给你看，然后他出了更多的题。那天他女朋友在外面等了他一个多钟头，他的呼机总在响。那是一个红颜色的冬天。

后来我们闹别扭了，五个礼拜没有讲话。直到他把他捡来的一只老鼠送给我，他把它装在麦当劳的外卖盒里。那始终是我心里一种很缓慢的感动。那几个礼拜我都没用那种纸，因为老鼠的原因我们和好了，然后我又开始在上面画画，那天我在上面画了很多的画，可乐拿着我的画反复地看，然后给它们起一些奇怪的名字。

可乐在信里说他在班里有一个偶像，他叫他 Nothing。可乐说自己

有时候很想像他那样，不花钱也不想女生，可是他做不到。他注定要比他热烈，也比他寂寞。事实上这种矛盾我也有过，不过我从来不禁止七情六欲。痛苦的也好，快乐的也好，我喜欢那种经历过大悲大喜以后突然的单纯，然而这种无休止的毫无禁忌也让我感到迷惘。

不管怎么说我为自己和可乐的友情感到高兴。我真希望我们都保留一些东西，好的，坏的，都不要变味。但事实上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该去相信些什么，这种相信应该是源于一种依赖。我总是会沉溺于某种依赖，可是那样会让人变得憔悴。这个男孩曾经说过，太美好的东西都不是真的，别相信太美好的感觉。我是个一直都相信感觉的人，可是我现在不敢快乐了。我只是想着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纯粹的东西，因为我就有。直到现在我也会相信，有些人始终拥有童年，而有些人从来都没有。那些微妙和不可逆转的分歧在过去就慢慢地累积。

可乐还寄给我一张照片，他穿着一件很脏的蓝颜色的球衣，他的表情还是很湿很旧。他要我回信的时候还给他，但我还是扣下了。我觉得他知道我会扣下的。我们的交往通常都有点儿自说自话。

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料时代，诱人，尽管不一定美味。里头的激素让你早熟，防腐剂让你憔悴，却满足了你对浑浊，对模糊，对边缘的饥渴，还有对生活中那些平衡点的破坏欲。所有感觉边释放边泄露，然后终于有一天我们迎来了一片幼弱得让人心碎的晴朗。

流 浪

我们带着复杂的面孔流浪。

孩子一样的，搞摇滚的一样的，物质的都市人一样的，我们生活在不确定中，生活在未知中，如果不是人与人的牵绊，真不知道会漂流到哪里，所以就找个位置，缓慢地变化着，臭掉、烂掉，在某个瞬间消失